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肅摘稿卷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　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任嘉春

吳文肅摘稿卷三

明 吳儼 撰

表䟽

恭賀登極表

臣某等伏承五月十八日詔書恭聞皇帝陛下遵奉遺詔允升大寶臣等誠懽誠忭頓首頓首謹言乾旋坤轉九圍懷再造之仁日照月臨率土仰重熙之治慶騰寰宇歡溢

華夷竊惟出震繼離正化成之攸始承祧踐阼視創業為尤難庶邦拭目以觀太平四海側耳以聽新政撫兆民而為子包六合以為家漢之傳世二十四君獨文景克紹其美周之享國八百餘歲惟成康能擅其名恭惟皇帝陛下睿知夙成聰明天縱青宮主鬯式彰三善之名寶歷在躬爰作百神之主秉璧而見上帝端冕以臨羣臣幽明感通遐邇昭泰和氣流於八表祥光燭於九垓孝養兩宮日勤三至明禋七廟昭格一心立舜木以求箴銘湯盤而致警

諒闇恭默當宁憂勤來歲改元不忍急於更化即辰肆青
乃先示乎薄刑逋負雖大而必蠲勤勞雖小而亦録近則
市不易肆遠則海不揚波九夷八蠻悉臣悉貢六府三事
惟叙惟歌澤覃莫大之封疆仁被無知之草木化殆成於
朞月治何待乎三年伏願居安思危慎終如始念祖宗付
予之重思王業保守之艱節用愛民清心寡慾緝熙聖學
容納善言親近老成之人安享和平之福固皇圖於不拔
衍聖祚於無疆臣等分事守官盡治留都之職上章勸進

莫參法從之班望雖邈乎山川心實馳於象魏想黄朱之贊如瞻嗣德之容誦明良之歌用副青雞之義懽呼蹈舞倍萬恒情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屛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奏請回鑾疏

謹奏為回聖駕以安人心事臣等初聞聖駕出京幸昌平等處曾具疏瀆冒聖聰言詞蹇拙不蒙採納既而又聞八月念八日聖駕復出過居庸關幸宣府又幸大同宰輔不及知羣臣不及從三軍之士不及衛護以行臣

等戰懼驚惶罔測聖意之所在伏而思之是必敵兵縱橫邊報急數陛下慮羣帥之不力憫邊氓之被俘急於制馭遂不暇咨之廟堂謀之帷幄而行耳不然沙漠之凄涼决不若京師之富麗邊塞之馳驅决不若宮禁之尊嚴陛下奚取於此而輕身以幸之哉古之聖帝明王不能無外侮之患三苗不服虞舜固征之矣而奉辭伐罪乃責之大禹舜實未嘗自征玁狁孔熾周宣固伐之矣而出師致討乃責之尹吉甫周宣實未嘗自伐載之詩

書昭然可考今在廷之臣文武如林寧無一人忠貞謀勇可以委任而陛下必欲自行耶夫君居其逸臣任其勞此古今之大義若天冠地履不可得而易者今陛下自任其勞而以逸遺臣下是愛身不若愛臣下之深也無乃倒置與聖駕初出之時臣民引領北望皆謂回鑾必在九月萬壽聖節則天下之朝賀者畢至四方之貢獻者在廷豈宜使之空行九月過後又謂回鑾必在十一月長至令節則九廟有歲享之大祭兩宫有慶賀之大

禮豈宜遣人以代十一月過後日望一日今又過元旦若干日矣聖駕已回遠不能知萬一未回則郊祀大禮古今所重尤非臣下所敢代者將遂缺而不舉與若謂敵尚在邊必待敵退而後聖駕可回與萬萬無此理且京師者天下根本之地郊社宗廟於此乎建立宫殿陵寢於此乎奠安羣臣百工於此乎會萃三軍萬姓於此乎長育財貨珍寶子女玉帛皆於此乎輻輳外之郡國雖或有一二富庶必不及京師萬分之一况遠在邊徼

者乎譬諸人身京師猶腹心也郡國猶肩背腰膂也邉
徼則四肢也腹心安然後肩背腰膂安肩背腰膂安然
後四肢無恙今有人焉養其四肢而心腹之不安則不
顧是可謂之善養身乎況今京師內外人心揺動口語
藉藉轉相傳播徐淮以南荒饉千里去冬三月雨雪為
災民無衣食至於父子漂流兄弟離散畧不係戀間有
自經及投水而死者民窮至此安保其不為盜哉臣等
恐所禦之敵尚遠隅於陰山而不虞之患或猝起于肘

腋此不可以不煩聖慮也伏望皇上念九廟之統緒思兩宫之付托審内外之輕重恤黔黎之窮困速回聖駕端居九五修明政教委任賢才則百廢盡舉四海來王無復北顧之憂矣臣等糜禄留都山川修阻限不能俯伏道左扣馬泣諫不勝惶恐戰懼之至為此具本謹遣辦事官賫捧謹具奏聞

論

為臣不易 正德丁卯順天鄉試程式

論曰人臣之職不容於不盡也而亦不容於易盡也何也為臣非難而事君為難事君非難而盡職為難職有不盡不足以為臣而可以易之乎世之自以為易者是不知其難也知而謂無所用力焉者是畏其難也知而不畏而猶日愒月玩無所事焉者是易其難也不知其難者不能為畏其難者不敢為易其難者自以為不足為則亦何職之能盡哉是以為人臣者不容不盡其職而亦不容以易盡歟孔子之告定公意有在矣此非孔

子之言也當時有是言也亦非當時之言也虞廷有是言也大禹陳謨于舜不曰克艱厥臣乎盖嘗論之君猶元首也臣猶股肱耳目也君資臣以成治猶元首資股肱耳目以成其身也君臣一體則臣之事君宜若易易矣而謂之難何哉嗚呼此正所以為難也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任人之事而況號為一體者乎自一命之士而上至百官庶府均為王臣不可謂其不難然其任也小其責也輕至于受股肱耳目之寄則其責固有不同者矣而敢

以為易乎且一人之身百責所萃震撼擊撞難于鎮定盤錯棼結難於解紓辛甘燥濕難於調劑黷闇汙濁難於茹納陰陽難於燮理風俗難于變化禮樂難明刑政難舉君子小人難辨辨而難於進退九夷八蠻在荒服之外者難于賓服鳥獸草木之妖難於消滅龜麟龍鳳諸福之物可致之祥難於畢致是皆吾一人之責也吾之責吾不能盡猶為股肱而不能輔翼耳目而不能視聽元首何賴於爾而亦何以股肱耳目為哉此正所以為難也若此者其難在我我猶

得而勉焉而其不在我者則非吾力之所能為也何也其始進也見任之難其既任也見信之難及其既信也有終之難昔者舜之於禹可謂知之深矣必待四岳之舉而後命以百揆之職其見任不亦難乎舅犯從文公於外者十有九年可謂任之久矣及其反也猶不能無疑至沉璧以誓其見信不亦難乎周公之于成王以叔父之親居冢宰之位可謂信之專矣而三叔流言避居東都使非雷風之變其心終無以自明其有終不亦難

乎是三者得之於君而前之所謂難者一有不盡又將諉之誰哉是故阿順以為容逢迎以為悅吾有爵祿之榮而不罹拂逆之患可以無難矣而非大臣之所宜也去國而遠害潔身以為高我有優游之樂而不與危亂之憂可以無難矣而非大臣之所恐也直言而極諫身亡而國危我有後世之名而不救覆亡之禍可以無難矣而非大臣之所顧也然則果何如而後可以盡其職哉必也正已必也有容必也鞠躬盡瘁必也陳善而責

難必也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而不敢以為勞必也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而不敢以為直必也國爾忘家公爾忘私而不敢以為忠必也利不苟就害不苟避而不敢以為義必也有蹇蹇匪躬之節必也有翼翼小心之恭必也有素絲之風而無愧赧之容必也有赤舄之安而無顧慮之態然後大臣之職庶乎其少盡耳彼不知其難與畏其難者固不足論而易其難者又自以為不足為而以怠心乘之則雖有高天下之才絕天下之智亦終

於敗而已矣何足以事君也哉雖然為臣固不易矣至為君之難則尤有甚焉者以一身而處萬民之上以一日而有萬幾之繁故智不足以周天下之務則邪正不明德不足以服天下之心則政令不行一念不謹或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致千百年之患可以為易乎故為君者自知其難而又知為臣之難為臣者亦自知其難而又知為君之難兢兢業業上下交修則難者可易而天下之治亦無難矣

序

順天府鄉試録後序

皇上嗣大歴服之初厲精圖治訓飭諸司惟舊章成憲是遵内外羣工莫不戰兢惕厲思自奮以副上意朞月之間政事之敝者以補偏者以正廢且墜者以修百度振舉議者以為有洪武永樂之風噫感應之效一何神速如此哉正徳二年秋上命臣春臣其為順天府考試官試録既成臣其謹序諸後竊惟舊章成憲皆祖宗宸

謨睿畧以為聖子神孫億萬年之法未有遵之而過者今百司庶務皇上悉欲復祖宗之舊而况於文乎文非但可以華國也而於世道實有關焉至於程式之文其所關尤重何也上之所取下之所趨也其所取者雅則天下悉從而雅所取者浮則天下悉從而浮士習之正否于是乎判而可謂弗重矣乎洪惟我太祖高皇帝創業之初天下甫定即命開科取士越十七年著為定令唐宋數百年間屢更屢易而未盡者至是益加精密焉故

百四十年來守之弗失而文之體格則似不能無少變焉者臣嘗觀洪武永樂之間其文渾厚宣德正統之間其文簡明成化弘治之間其文奇麗可謂日益以盛矣然奇則鉤深摘隱其流漸入於晦麗則取青媲紫其流漸至於浇為世道慮者能不思所以變之乎有宋嘉祐初士習險怪歐陽修深以為患痛加裁抑一時知名之士皆不在選物論雖若不平文體卒為之變識者韙之臣於修無能為役而心之為世道慮今亦何異於古故

今日所取者匪徒以其文之工惟雅是崇焉其所棄者匪徒以其文之不工雖工而浮亦不免于黜焉自京畿而達諸天下庶乎文之少變耳士習既正則他日出而從政亦罔敢弗正惡有作聰明亂舊章以自陷于浮薄者哉臣不佞思所以仰副上意者蓋有在於此故書以為登名於是者告并告夫未登者以圖後舉焉

送上高司訓徐君東之序

都城之西都城隍廟在焉每月朔暨望則商賈畢集大

者車載小者擔負又其小者挾持而往海內外所產物咸萃焉至則畫地為限界張肆以售持金帛相貿易者縱橫旁午於其中至不能行相排擠而入非但摩肩接踵而已遐方窮邑之人偶一覯之則驚嘆彌日向人嘖嘖誇說不已至其夢寐亦然蓋平生之所未見意人皆已若雖欲不誇其心固不能自已也而凡人之至是者孰不欲一往哉今年吾友徐東之以貢至其隙也適其期也亦告予以往日且晡未歸既而歸則暮矣予怪其

久也而叩之乃蹙頞而言曰予之至也其羣集者已先據其衝閉其途矣而後之候其隙而入者猶若貫魚然而予也不能從立于門而望之見肆之所列焉而猶恐其未也坐於道隅槖焉而充篚焉而盈馱焉而上隆若川流之過乎前也予得盡觀焉而猶恐其未也久而其過者益衆其羣乃觧予於是乃即而觀焉而駔猶謷謷且名且鬻也予見夫文士之圖籍槧鉛武士之弓矢農之錢鎛鉏鈐工之斧鑿刀鈇貴富者之明珠大貝貿夫

之敝衣敗屨兒童之弄具婦女之粉黛脂澤以至道釋家之魚螺鐃鼓俳優家之簾箏簫管物物具焉而於古之所謂簠簋瑚璉彝鼎樽罍敦牟卮匜之屬獨一無所見何哉是豈售之各有其地邪予曰古之器不鬻於今猶今之器不鬻於古也豈惟無所售之人將怪而駭之且毀之矣雖然不售於今無害其為古也世有好古君子則什襲而藏之矣人將求見而不可得而況於求售乎東之默識予言唯唯而退居數日授上高訓導來徵

贈言于予予謂東之好古道學古文詞是葢難鬻於今之世者今雖仕有官職而歲祿僅可具饘粥未可謂已售之罷也玆行也其韞櫝以待慎無與何樓之物爭直於列市之肆哉

送季丈光祿沈公謁告南還序

光祿古重臣也成周之時内饔外饔亨人腊人以至酒漿醯醢之屬皆隸於冢宰任者不以為褻任之者不以為煩豈重口腹然哉宗廟之祭祀百官之宴饗四方賔

客之饋餼皆此焉出則其所以事神治人之道具矣冡宰佐王理邦國其職固如是也我朝設官置寺監於成周凡四方貢獻水陸方物可以為㽦俎籩豆之實備食飲膳修之用者皆受而藏之以時而供具焉是亦成周之遺制也然周之王畿不過千里外而五服山川之物產有限當時祀典視今不甚殊而宴饗饋餼之禮尤數未聞有匱乏之者今天下之廣倍於成周其物之蓄從可知矣物不加少而供具不加多然猶恒以匱乏為憂無

乃會之不以其道乎是固官司之所宜憂也吾季丈沈公拜官三月亟以疾去其亦有隱憂歟雖然公一署丞也丞之上有正焉而一時之長則有卿焉有為之佐者焉又有為之丞者焉其憂當有大於公者彼不以為憂而公乃以為憂乎雖然食人之食者憂人之事公之所憂固非分外事也夫知所以憂之則必圖所以會之矣為一署之丞者能圖所以會之其他為丞者又圖所以會之其大於丞者又圖所以會之尚何匱乏之足憂而

成周之不可並乎公之歸吾於是乎有感

送劉君克立還任屯留序

屯留居上黨之眷山石磽磽而物產不能比數他邑民生其間多儉嗇而好爭訟錙銖不平相與告訐無已故常不安土居視去親戚墳墓如去傳舍漠然不加戚於中初洪武暨永樂時編氓滿萬戶今撿其版籍逃者十六七賦稅不能請以削而傜役或加焉雖其存者亦有鼿鼿不自安之意其所患豈獨在難治而已哉吏於斯

者急之則無以保其民緩之則無以應乎上盼盼焉日望代去為幸雖欲安其位不可得也劉君克立以庚戌進士為其邑令知舊困不為克立危者克立毅然往即所治視民之流亡如子弟之在拘縶招之來之又從而飲食之使葺其廬之廢者以居墾其田之蕪者以藝罷有鋤斸種有秔稌畜有特犢皆受於官擇四鄉老以典其事日有程月有課歲暮則計所復之户口以著於籍民之歸也無算焉其地有鐵冶廢而不治已數百年克

立訪其遺法以教民凡釜錡錢鎛刀鈇之器急於民用者皆自取足四境之外持粟帛而貿易者接踵由是有無相通而財用益得以饒矣民欲徙而之他自度無安于此者其肯去父母之邦乎今年夏六月考三年績於吏部為一時之最適予邑令缺伯舅謙齋少傅先生欲上請而更之命予諭以意克立有難色遂不敢强是匪徒民安克立而克立亦安于其民矣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克立其學道而有所愛者歟雖然古之時居官

長子孫今則不然治縣三年有成績而又有薦之者法必遷今克立之績如是而薦書至再至三則其遷也蹻足可待克立雖欲久於屯留法可得乎予固不能不為其民先憂也於其行八君子為之詩而予為之序

送白君輔之南還序

世謂刑官之子孫多徵好事者從而傅會其說遂謂臯陶亡後考之傳記臯陶之子孫實封英六故其冢至今在淮南而云亡後何也或曰臯陶之子孫不能世其官

雖有猶無或曰五臣之後皆有天下而臯陶獨無故云
理或然也說者又謂李之為姓自臯陶始臯陶為理官
子孫以官為氏訛而為李至唐而亦有天下於五臣獨
差遲耳其說信然刑官之子孫果徼乎唐虞而下善治
獄者莫若于定國然其父于公特一郡法曹耳自謂治
獄有陰德令高大其閭門可容駟馬高蓋以豫待其子
若孫之興其後果為丞相為御史大夫封侯尚主累世
不絕若持契券而責逋負人之言信㪍否㪍子自筮仕

以來十年之間見拜大司寇者凡三人而我頫菴先生最後前二公予不敢名之特其執法之堅持身之謹尚能記其彷彿其後皆不甚顯君子不能無遺憾也先生寬平仁恕深得罪疑惟輕之意獄有要囚日夜為求生道不得則垂涕遣之由是惟文法者雖死亦自以為不冤其賢於定國遠矣以陰德論之于公之及一郡與先生之及天下孰多而孰少哉今先生諸子皆卓然成立而仲子輔之為南京刑部郎中焯有政聲駸駸乎又將

世其官矣予於是益惡夫羣吠臯陶者且服于公之能
取必於天喜獄之可以生人也葢天之於人譬人植草
木畜禽鳥然顛者扶之病者飼之其心固且日望其生
且長也愚民無知而遽致之死地是豈天之意哉故好
生者謂之順天好殺者謂之逆天順天者昌逆天者亡
其道彰彰明也考古者之所聞驗今茲之所見昌常失
十一於千百乎輔之賀正來京師因省先生于官邸其
竣事而歸凡同鄉而同朝者咸賦一詩以贈而予獨為

此言望輔之不獨世先生之官而又將世其德抑亦解世之譊譊者也

送無錫大尹姜君其序

無錫江南大邑也其地廣衍而多沃其民淳其俗富而好禮地廣衍則所產繁而沃則其產也恒裕而美民淳則訟不煩富則租稅易出而好禮則易使也夫臨易使之民理易出之賦聽不煩之訟而又居丞簿尉羣吏之上以制百里民物之命是邑雖大亦何難治之有哉故凡

為令於茲賢而遷秩者多矣然而不賢者亦不敢謂全無其人卒未聞有以罪去者是非令能自勉也民不上聞而上無由以聞欲去之而不可得也雖然物議之在下嚴於公法之在上百年之為令者其也剛其也懦其也介其也貪其也公而明其也私而闇匪獨縉紳能言之雖坐廛市耕畎畝執工役者皆能歷道其詳至於暗室屋漏之事亦一一指畫若嘗從旁竊睨而得其顛末者甚則摘瑕釁為歌謠播傳人口後雖幸躋顯仕欲泯

而終不可得是則不賢之令雖不以罪去而其可畏不有甚於得罪者哉易治其始而難保其終易治其外而難制其內江之南惟無錫為然吾固未嘗不為其為令者懼也姜君其以丙辰進士往治其邑主客錢君世恩翰林華君文光來徵贈言於予予與其有一日之雅故敢以所聞者為告其思其難不忽其易謹其始圖善其終又安知其善議者不從而歌咏之且碑以志之也傳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況因是而有家乎其其勉之

送烏程司訓吴君士元序

同學吴君士元膺貢至京取教職得浙之烏程鄉之仕者或為之喜焉抑又有為之憂者喜者曰烏程浙邑也然自吾宜興陸踰蘭山過長興可信宿而至其水道則下烏溪出震澤由震澤入大錢大錢則烏程界也而風帆駛疾有不俟終日者矣凡天下之仕而近者有近於是者乎憂者曰自吾邑之烏程信近也而其俗則遠也吾聞其學校雖設而士之登堂者月不一至焉稽其名

籍有矣至滿九載或尚有未行東脩者焉月食粟三石伏臘之費無所於出室人交謫我戚戚也而徒曰近近亦何益乎予曰嘻其所謂憂非吾之所憂其所謂喜亦非吾之所喜者君子之仕在行其道而已道苟行雖嶺海萬里之外簞食瓢飲吾心終日樂焉否則近在衽席而日享五鼎之奉固自有不能釋然於中者矣夫人之仕進天也道里之遠近命也餼廩之厚薄人也而其道之行與不行則在乎己也在天與命與人不可得而強

而在已者獨不可得而致力乎是憂喜在士元又非予之所敢知也況學校乃教化之所自出風俗之厚與薄其機正在此而不在彼士元忠信篤厚素著于鄉今雖在卑位其亦得少試乎則所以教之者固自有道舊俗之薄又安知不變而從厚也哉故於其行書此以慰其戚戚且以望予鄰邑之同歸於厚也

送南昌司訓談君文瑞序

南昌古洪都也其山川人物具見於三王所著滕王閣

序記賦中茍不失之誇齊魯燕趙何以加焉誇不誇吾不可得而知昌黎公一代之文豪而惓惓以不得一寄目為憾則其言殆亦可信矣世之仕宦者孰不樂居此哉雖然官自簿尉丞以上各有司存固無有無事而閒居者刑獄期會簿書日廹乎吾前則山川雖勝或不得遊或遊而不得騖遠陵危探奇歷險以盡其地之勝謂之不遊可也人物雖賢或不得而接或接而不得朝居夕處上論下議以盡其人之才謂之不接亦可也兼之

者其惟學校之官乎或謂學校以教人為職游覽宴
集非其所宜是蓋不知所以為教者也古之善教者莫
如孔子是二者有害於教則舞雩之集東山之登孔子
何取焉彼勞形役力於句讀點畫之間窮日而後已者
乃童子之師之所事非所望於學校者況訓誨教導之
暇歲有餘日日有餘工又匪獨沉連於二者之間乎是
固人情之所樂而不可廢者也吾友談君文瑞以文學
名場屋二十餘年屢試不偶竟以明經拜南昌司訓外

雖笑語欣欣察其中實有不釋然者故於其行為語可樂者以慰之

送廬州太守馬君考績還任序

少宗伯紫巖馬先生之冢子曰汝礪甫守廬之三年報政於朝便道拜先生於南都其歸也儀部郎中向君致先生之意徵贈言于予且示以石城少宗伯李公石齋大學士楊公之文予受而讀之凡西蜀人才之所由盛馬氏門戶之所由起衣冠簪組之所由傳襲父子兄弟

南北之所由會聚與夫汝礪治郡之績部使者薦疏之繁皆已備而無遺矣予復何言汝礪盧守也予請以盧人之為守者為汝礪語之班固西漢書所載循吏止于六人而盧人居其二朱邑文翁是已邑之治北海去汝礪所居尚遠姑置勿論文翁所治之蜀則汝礪父母之邦也昔之蜀非今之蜀猶有洪荒朴魯之風焉文翁不敢以蜀視蜀而以齊魯視之日夜以興學校為事民風丕變卒之禮教興而人才盛視齊魯有加焉文翁之化

也自漢至今蜀之人莫不思之而況吾汝礪乎盧在先秦已屬內地人知事詩書今在王畿千里之內為天子股肱郡涵濡王化百四十年其視蜀之在漢固有間矣盧之人才世固不乏而今日之禮教視昔有加乎汝礪自視與文翁之治蜀何如其庶幾乎吾不可得而知也其尚有歉乎吾亦不可得而知也所可知者古今人不相遠而今之治盧比昔之治蜀尤易耳古者鄉先生歿則祭于社若文翁者必祭于社者也汝礪歲時進而拜

之尚思所以匹休而無使其顓美扵有漢也哉予忝交汝礪父子間而先生待予尤厚故于汝礪之行不敢以令人相勉而以古之人為期其亦先生之意云

太保康敏白公挽詩序

挽詩何自而起乎說者謂吳伐齊公孫夏將戰命其徒歌虞殯此其始也以予觀之夏之志在敵愾故令人先為是歌示若送死然非所以為挽也或云田橫死門人畏漢不敢哭乃作蒿里薤露之歌其說近是然亦不能無

疑焉橫之歸漢惟二客從橫既死二客皆自刎是可謂慷慨以殺身者敢死而不敢哭乎使誠畏漢則歌與哭何異意者漢吏感橫之義隨柩敘哀後世相承為挽歌耳是則凡所以挽之者皆傷之也非擯棄流落窮困無聊之人則無以發哀痛慘戚之詞若夫公卿大夫道行志得亦何用挽為哉予於是蓋有說焉道雖行矣而或未究其用志雖得矣而或未竟其施天下之人聞而傷之挽之可也又其上者功業塞天地德澤被生民後世

思其人而不可見雖由今挽古亦可也吾郡白康敏公自給舍十一遷而至宫保其所建白於上而敷布於下者不可勝計天下隂受其賜人惡得而知之至於慮囚省刑降冠賑饑殺河流通餉道其功赫然在人耳目有不可泯百世之下人猶思之而况今日之熟於見聞者乎詩自魏國徐公而下凡若干莫非傷之也思公而不見不待百年而作者也

送大司徒東園先生致仕詩叙

富貴功名外物也自其不得者而觀之未有不以得之為榮而致之為甚難者自其得者而觀之則亦未見其榮與難也然古人有衣錦夜行之說行百里者半九十之喻豈冨貴未足為榮必冨貴而歸故鄉者斯為至榮功名非有所難必功名而全晚節者斯為至難歟東園先生自翰林檢討五遷而至少司徒數年之間乞身求去疏凡十餘上皇上念其耆學宿德每賜温詔以留之最後辭益切始得俞旨進秩大司徒給驛以歸世之所

謂至榮至難者先生已兼之矣諸卿大夫無不喜而為先生賀而其獨有憾焉何也君子之進退以道為重而世之所重者君子有弗重焉先生為檢討未久即以疾告歸讀書屏山之下二十三年而後起此其志豈在功名富貴者哉其積之也久宜其發之也大其守之也固宜其行之也力先生為他官其不暇盡知自浙江按察副使入為國子祭酒時其在翰林見先生曰以周孔之道訓胄子嚴立條教月有課而歲有程意師道自兹而

立未幾改官南都其亦無由詰其所以然者後若干年其來南每侍几杖輙見賦詩飲酒為樂若無所事事私竊怪之今歲春夏間司徒王公以疾在告先生掌部事者三四月奏減冗食歲省國儲二十餘萬其所設施於是亦可槩見矣使為司成而假以歲月司國計而不為人撓得專政焉則其見諸事業者當不止於今之所見而已況坐而論道廟堂之上哉惜乎位不稱德而用之未盡其才耳此其之所以不能無憾也太宰泉山先生

而下五人以瀛州舊好會餞玉亭之上用李太白天邉看緑水海上見青山二詩句為韻分題贈别其意亦若為先生喜者而其獨云云非敢以為異也非門生座主之私也蓋以見君子行道之難而所重不在外物也

東園先生文集序

有儒一生禮度甚閑挾書一冊詒予招鶴亭下置之几上再拜而請曰某東園先生之子也家君之文無慮數千百篇家君不自愛重稿多為人持去散而僅存此冊

蓋千百之十一耳今將鋟梓顧爲序以永其傳予曰文之傳也係乎人不係乎序先生之文豈待序而傳者哉且文之有序所以序作者之意也若某之愚蒙膚淺何足以窺先生之意而敢序其文乎辭不獲開卷讀之未竟數篇即斂衽而嘆曰先生之文甚類老泉某知之矣其氣昌其思深其詞正而不阿其辯博而不雜老泉而下莫之能及也既而自疑其言之妄以爲老泉特西蜀一布衣耳晚年受薦得一官止於主簿而吾先生少掇

高科入翰林為法從歷官大司徒其出處顯晦不同若是而其文又無一句一字相襲者擬之得非其倫乎既而讀之既思之旬月乃釋然而悟曰是宜其同也其不妄也老泉少不好學年二十七始發憤讀書數年而後下筆為文吾先生初入翰林即歸卧屏山讀書二十餘年其養之也久故其志也慤其積之也厚故其發也遲其見之也真故其取也精聲實本末一無不同而何以顯晦疑為哉然而微有不同者老泉處韋布而所論皆

朝廷之事先生服大僚而所作多山林之文其意有不可曉者豈所謂處江湖則憂其君在朝廷則憂其民易地皆然歟是固無害其為同也昔者老泉以文謁張益州益州許其似司馬子長又以謁歐陽文忠公文忠許其似荀子夫荀子古之大儒子長古之良史後世之所仰望而不可及者老泉以布衣謁名公卿得如是之稱不為卑矣而老泉當時當之不為深喜今其為先生門下士而妄稱先生之文類老泉烏能得先生之喜哉老

泉曰樂道人之善而不為諂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其樂道先生之善者也非為諂以求悅者也是故始終以老泉為言書諸簡末以授於其

壽陳孺人八十詩序

甲子某月日予送客於石城之門之外暮而歸几上有二刺焉視其姓字則侍御沈君公茂陸君如崑也其傍有幣焉問其所從來則二侍御之所委也問其何為者童子錯愕不能對翼日如崑以書至則徵文以壽克仁

之祖母也予聞克仁少失所恃而陳孺人鞠之茹苦而吐甘避濕以就燥無所不至是故稱號之際雖云祖孫而恩義之隆實踰母子今孺人見克仁冠豸服繡歸拜堂下其心不既樂矣乎昔者李令伯以舅奪母志而鞠於祖母劉氏泰始初詔徵令伯為太子洗馬令伯以祖母年高不忍離左右遂不應命百世之下視其跡者莫不仰其風焉夷考其時劉氏之生正三國分爭之日避亂逃難依險負阻幾不能自存及天下甫定而其孫又

為官司所廹其困苦無聊可謂極矣今孺人生長太平之世耳不聞金革戰爭之聲而其子若孫或處或仕閒暇從容甘滑滫瀡之養日有加焉其樂視劉氏何如哉夫人壽則宜樂樂則益壽二者常相須也以劉氏之困苦無聊而年幾百歲則孺人之享年過於劉也灼灼然可知矣孺人明年壽始八十其設帨之辰在八月其日去今尚遠克仁自謂繫官於外而其尊君鄉進士朝用又將校藝南宮弗克以時稱慶今茲奏事於朝便道過

家欲先舉一觴為壽其同寅諸君咸為歌詩以祝之予忝同鄉故序諸首簡且出二侍御之帑歸諸克仁併以獻于孺人

送營繕正郎王君歸省序

古者設官恒以職之繁簡為重輕非但為遷陟遲速之地亦以別才能之大小耳今之兩京一也說者謂南之視北為簡焉六部一也說者為工部視他部為簡焉工部之四司亦一也說者又謂諸司視營繕為繁而營繕

若簡焉豈其然乎上自郊廟乘輿之禮物下至軍旅賓容之器用雖北之所成其材悉於南乎取之而南之宮殿祠宇庫廄倉廩關梁道路修之歲無虛日不可謂無事也姑以所聞一事言之前七八年都城之北偏就圮朝廷命以時築計工慮用費財物以千萬計部不能給遂下配率之科於傍近州縣百姓騷然不寧怨讟頻興歷時踰歲杵聲不絶比者東偏亦就圮而修之踰月工已告成民不知勞財用損前十七八其高卑猶北也其

大尺猶北也其徒庸猶北也其效乃若是之不同者是孰使之然耶大司空會計總理之功固不可誣而營繕出稽入考條分縷析尤有助焉司空雖賢而營繕不得其人則綱舉而目不張猶為無益也以是而觀則南之營繕為繁乎簡乎輕乎重乎時俗之論不可據以為信昭然可見矣王君承德自丙辰進士歷陞營繕正郎聲稱卓然一旦思遠去其親乞告歸省方君其馮君其徐君其以同寅之好反覆勸之不能止其行豈承德亦自

以務簡而可去乎愛親之心勝不暇計其他耳聖朝以孝治天下凡京官之有親者例許六年歸省葢不欲絶人之私也承徳以例請上亦以例報可孰得而尼之雖然予將有所告焉夫忠之與孝其名雖殊而其所以為道則一能忠而不能孝則其忠為未至能孝而不能忠則其孝為未純承徳泝江歷險履雪踐氷不憚萬里之勞可謂不遺其親者矣不遺其親肯後其君乎方春至家問起居無恙外即回輈以就道親雖有離憂其心固

樂也承德是行豈不一舉而兩得哉行有日其同寅三君來徵贈言于予予既筆其大者為言而又以往事告之非徒然也非敢彰前人之失也蓋欲君知斯職之重而來之速也

送陝西參議賈君之任序

陝西古秦也六國末一之初天下之謀臣智士日夜思仰關而攻秦西有戎夷窺間伺隙又末有長城之固秦四面禦之不聞有敗軍虜將之恥非善守而能然乎不

徒守之之善而已穰侯武安王翦諸將軍無歲不出戰今年攻晉明年攻楚又明年攻燕攻趙士卒動以數萬計多或至六十萬以一國之民而興數十萬之師當時若有餘力以千里之地而供數十萬之師之費當時若有餘財敦本力穡之效大矣秦之無道固不足言而其富國强兵之術亦惡可得而少哉今西陜之地延袤幾三千里而民居相接我聖朝休養生息百四十年未嘗一日妄有所勞沃野之産斗粟不輸京師悉以實塞下為

士卒費又歲出府庫金帛以給之地視昔加辟矣民視昔加聚矣財視昔加多矣宜敵兵畏威遠遁不敢南牧而頻年佚入邊疆數百里内民之老弱者困于轉輸少壯者疲于戰伐報捷之音寂乎無聞尚可謂之善守乎哉問之州郡州郡則曰非我之責問之藩臬藩臬則曰非我之責是則任是責者誰歟食君之禄而欲專委罪於武弁難乎其免矣臬謂非其所守尚有可言藩有布政使而下皆守土之臣出治一道則謂之分守一障之

不能安一民之不得其所不可謂之善守而況敵騎若是其充斥哉賈君天錫自户部郎中陞陜西叅議唐君其羅君其胡君其來徵贈言于予予謂君生長汾州去陜最近前聞陜之不善守而不扼腕嘆息非人情也今之陜即有一道之寄守禦之竒策素藴胸中者能又一施而不委之于人乎地非所守告之同官可也今世士大夫喜談唐虞恥論秦漢間事予善秦之善守無乃非賈君之所欲聞乎君子之事君能致富强如秦而道德

則比隆唐虞是亦無不可也予同年邵君民愛倪君秀夫皆官於陜其亦以是語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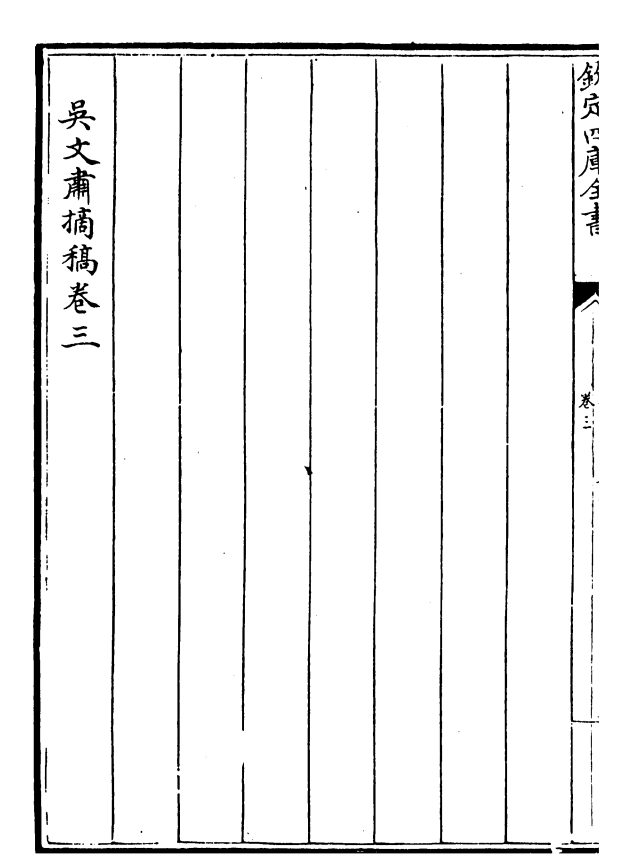
送泉州太守包君之任序

今之郡守古諸侯也成周之制大國不過百里雖周吕有大勲勞于天下當時封之齊魯未嘗敢踰其制而其受之也亦未嘗敢視為小其後魯地稍大孟子猶以為在所當損况其下者乎今之大郡延袤千里小者不下數百里其地視古亦已侈矣而為之守者恒若少之不

知自視其功與周呂為孰優耶夫受人之地而視以為大則畏心生視以為小則怠心生畏則共共則慎慎則勤勤則凡可以養民者無所不至怠則忽忽則驕驕則淫淫則凡可以厲民者亦無所不至是故人之賢否政之得失固不待稽其終之所成而已判然于其初矣泉之為郡左吳右粵又濵于海隅號為閩之奥區自置守以來前後不知凡幾十百人多泯而無聞初孰不以為小而不足為乎惟其不足為而後不能有為而卒于無

閩以是故也考之郡志以循良稱者得二人焉宋嘉祐治平之間有蔡君謨者為石梁三百丈以濟萬安之險又植松七百里以庇行道之人迹其行事當無一日之息至嘉定中西山真先生設方畧以捕海寇去苛征以來㳺舶下至閭閻之訟租賦之征罔不究心焉茲二人者敢視泉為小乎君謨以文學名西山之道德又為後世所景仰宜不屑于細政者而其所為若是盖由于有畏心而然耳其功業之成豈徒然哉包君民敬由南京監

察御史出守泉州恒若有不釋然者吾知其非以為小
也其心蓋有所畏也畏于始而圖其終二公安能專美
於宋乎等而上之則周呂亦可企而及矣予辱交民敬
頗久其兄民望御史又與予有一日之雅而予同年京
兆李君時升又為之請於是乎書


吳文肅摘稿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吳文肅摘稿卷四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曹　坦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原任編修臣勵守謙

謄錄監生臣任嘉春

吳文肅摘稿卷四

明 吳儼 撰

序

送廣東叅議徐君之任序

廣東古百粵地限隔五嶺之外三代以前不與中國通至秦漢始內屬為郡而猶背叛不常號為難治中州之仕宦者皆不欲往得則戚戚以悲至宋猶然自入皇朝版圖百四十年

于茲涵濡列聖之仁化風俗為之丕變詩書禮讓視齊魯若有加焉豈惟其民之易治而已哉故仕者無不樂往有聞其風而慕之至有不得而以為戚者矣然去京師逺甚自昔為政者多順其俗不拘拘於法節目疎濶胥吏得以為奸而黑白易致於督亂非有明辯之才鮮不為其所欺地産白金丹砂水銀珠璣玳瑁鍾乳諸物可包可篚又賈舶一至則奇貨交集光耀眩人非有廉潔之操鮮不為其所惑山水之勝甲于天下奇花異卉徧被巖谷馨香四時不絶一縱遊觀則

流連而不返非有勤敏之志鮮不為其所溺故能去是
三者則聲名赫然振動一方倐起而服大僚比他藩為
甚易觀於昔之都憲楊公今之大司馬劉公可見矣孰
謂僻於嶺海萬里之外而名不聞於天子殿陛之間哉
南京工科給事中徐君希魯陞廣東右參議予同年户
部郎中鄧君貢甫辛鄉人之將蒙其澤來徵贈言于予
夫天下之事患在不能知知之而不能言猶不知也言
之而不能行則亦與不言者等耳君為諫官前後疏聞

於上者無慮數十中之所陳予雖不得而知至於人之賢否某也明某也闇某也廉某也貪某也勤某也惰必嘗次第而别白之矣其言有不善乎前之所指為賢者今從而師之所指為不賢者今從而戒之其行有不善乎行既善則名譽自彰爵禄自崇入内廷而服大僚也有日予恐廣之人又不得久蒙其澤也予與徐君同官南都知其為人足以為善又能受人之善言故因貢甫之請于是乎言

送河南按察使僉事徐君之任序

天下之地有難治者三而四夷不與焉一曰遠二曰險三曰曠遠則法令有所不及險則足以容姦曠則五方之民雜處而其俗龐三者有其一尚難於治況兼而有之乎信陽古平氏縣也今雖隸河南而去其省甚遠又其地北接陳汝控帶許洛四方逃移而至者雖不占籍而可以居冥阨之塞在古所關故南之廬鳳湖之黃襄椎埋剽竊之人藉為淵藪州郡之吏莫能詰何其邑之

盜逃於其州州則曰我民不為盜也其州之姦匿於其邑邑則曰我民不為姦也追隷雖移以文而彼此不應以實獄訟歷數年而不能決則其治之也不亦難乎朝廷特設僉事一人以撫民而兼兵刑之任為是故也或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況信陽乎是蓋不知為國之道者千丈之隄潰於一蟻之穴非一蟻能潰之也其隙既開其終不可禦耳書曰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詩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是豈好殺小罪而惡詭隨乎其防微

杜漸不得不若是其嚴也故穿窬之盜不息則起而為剽刼剽刼之盜不息則起而攻城畧地矣是惡得而可忽哉大理寺正徐君成章陞河南僉事實治信陽其同寅鄒君某而下若干人來徵贈言於予予謂信陽信難治矣徐君其可以為難而遂已乎夫畏其難而不敢為者懦也知其難而謂不足為者妄也懦與妄天下不可以治豈惟信陽苟及是時明其政刑俾惡者有所畏而不為善者有所恃而不恐則千里之中環信陽而為郡

邑者雞鳴狗吠四境相聞而逺者無害其為逺夜不閉戸道不拾遺而險者無害其為險農工商賈各食其力而曠者亦無害其為曠矣向之所謂難治者今豈不易易哉予于徐君同官南都知其非懦與妄者而又重之以諸君之請故為之言

送四川少叅劉君之任序

予至南都聞大夫士之賢者未嘗不識之心然而猶有未識者則僻居簡出之過也予友朱君升之戴君遜之

每為予道劉君景章之賢予心識之未暇識也間過少
宗伯馬先生第景章在焉頎然其長溫然其容予心賢
之而又未暇與之論議也既而陞四川右叅議過予言
别與論古今人物得失成敗若指諸掌乃知昔之所見
不足以窺中之所存而升之遜之之言猶有未盡者焉
予益賢之因問蜀道所由景章曰有二焉其一泝江而
上西之夏口又西之荆州又西之夷陵又西而入峡其
道甚便然瞿塘灩澦之險古今所聞百丈逆牽而上進

寸退尺不幸一失手則怒濤悍湍之中舟人無所致其力惟叫號神明以求濟而亦有不脫者焉雖便吾不能從也其一順江而下東北入於淮由淮而之泗由泗而之汴至則舍舟從陸由陝入蜀天梯石棧架空凌壑仰而視之如出雲霄之上其道甚迂而其行甚艱然拑勒鞬靮可無車覆馬斃之虞吾將從焉子曰景章之愛其身也若是其至歟其知所以愛民矣夫牧民者之厲民皆不愛其身者也初豈有心以厲之哉求利其身耳貪

利者日朘月削唯恐取之不竭貪名者刑嚴罰酷唯恐民之不勝始則厲其民終則害其身鮮有能保終吉者使愛其民如愛其身豈復有厲民者乎景章之愛身如此則其愛民也可占矣其賢于人豈不遠哉行有日朱戴二君來徵言於予因次第其語以為贈

記

新修寶坻城記

寶坻在漢屬泉州在五代為鹽倉金大定間始立為縣

至我朝太宗文皇帝建都北京遂為畿內之地縣故有城其興廢多不可考入版圖百餘年四境又安守土者不思重門擊柝之戒不復脩築今則漸復於隍遺阯之存者無幾矣武進莊君誠之以丙辰進士出宰是邑顧瞻咨嗟即欲有所為而猶恐民以為厲已未暇也既二年政成民和乃以白於巡撫都憲洪公公曰事在畿內且去邊境不遠保障之計視他邑誠有不可緩者顧惟財用將安出乎爾其毋病小民毋耗公帑惟其富且義

者圖之誠之承命惟謹乃募民出粟補官民皆懽然聽
命而貴戚大族寓於邑者亦皆為之助焉於是經始於
弘治庚申三月甫朞而工畢城高二丈有六尺厚視其
高廣四尺長一千二十八丈城外有池池深二丈廣倍
之而加其一焉四面各有門門覆以樓東之門曰海濱
其樓曰觀瀾西之門曰望都其樓曰拱思南之門曰廣
川其樓曰迎薫北之門曰渠陽其樓曰威遠門言其所
嚮而樓則因其門也又為水關二北曰開源南曰節流

北志其所入南則志其所出也又為角樓四左之前曰環碧後曰挹青右之前曰慶豐後曰樂治左指其所瞰而右則期其所成也合而名之曰拱都城盖取其容遹皇都也天下之城孰不拱乎皇都者而是邑乃擅其名猶之水也朝宗於海天下所同也而禹貢獨曰江漢朝宗於海豈江漢之水獨異於天下之水哉是固可以覘都憲公與君之所存矣夫天下之事人之有猷有為者亦皆足以任之顧其心私而不公則視所臨莅往往若

傳舍然如此城者未始不堅向使一石泐從而易之一雉崩從而築之雖至今存可也誠之舉百年之廢墜於朞月之間而又戾不及民雖其才有過人者而為國之公亦惡可誣乎然徽都憲公能用誠之則誠之雖欲自用以成斯役亦不可得矣書曰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公實有焉儒學教諭齊濟周以書來請記於是乎書

執法兩京記

南都大司寇浮梁戴先生前為御史時提學江南既而歷藩臬長貳居陝浙閩若干年遷副都御史撫鄖陽又若干年入朝為少司寇時江南之弟子前後登仕版者幾百人日造先生之廬請益焉既退則人自以為有得惟恐先生之去未幾果以諸大夫薦陞今官通政司參議王君漢英致羣弟子之意於儼曰自先生之為少司寇也日孳孳與司寇公講律令分别毫釐意惟三尺是持僚屬有輕平者或欲活死罪而傳生議先生則曰法在

是是不可出有刻深者或欲詆輕刑而予死比先生則曰法在是是不可入自下户羸弱以至貴戚近臣有犯惟問法云何雖宗室亦以法奏讞不敢下上其手即史所稱何以加焉今之南都南都之獄雖未有所决平然即此可以占彼况彼之所校者視此加殺焉從而出入者又殺焉從而撓之者又殺焉而繩墨縱操又惟先生是專則執之之難易有不待言而知者先生豈以彼此易其心哉予在弟子中辱先生知最深宜有記以為先

生頌儼曰記非古也三代以前未之聞也後世禮有記以載儀文樂有記以載音容城隍渠堰宫室樓觀之成莫不有記以載歲月亦末矣先生恵澤在生民功業在朝廷公議在縉紳大夫士何藉此一記為哉雖然記者所以識不忘也古之人為善為惡萬有不同茍無史以識之則萬世之下孰得而知者記出一時史傳萬世安知一時之言不為萬世張本乎今先生執法若是而儼厠史官之末因所聞而書之是固儼之職也亦羣弟子

屬儼之意也

予莊記

予莊去城南僅十五里舟行道迂則倍之其地背山而面流田遠四周鹽餉者不出百步僻幽而靚深最宜隱者居然山卑而樵牧不輟其上常濯濯水清且寒無大魚土磽瘠不甚宜稼穡力勤而收薄富人多不欲之棄而不售者數十年矣予始得之陳氏問其所以名曰其地宜榆昔有古榆數株今不存矣或曰勝國時有俞氏

居之故名予曰安知非天之遺予者乎夫天下之物苟非其有終身望之而不可得是莊也隱者不得居富者不欲居售之數十年而卒歸于予他日菟裘之計將於是乎托焉是天之所以遺予者無疑也宜名曰予莊凡溪山泉石澗壑田野徑路橋梁臺榭悉從而予之昔者柳子厚居冉溪之傍污以惡名曰愚溪元次山愛祁陽之水據而獨得曰浯溪易誂而改稱嘵嘵焉曲為詞說當時土著之民聞之口雖不能言安知其心不有怨且

怨之者乎予之名莊意雖有在而名仍其舊居傍之民樸魯多不識字義聞之必不甚駭他日謝政而歸予知執耒耜者喜而從予耕執網罟者喜而從予漁執斧斤者喜而從予薪與夫時節伏臘祭享宴會笑語謳歌者皆喜而惟予之從求其怨予怨予者必鮮矣是則莊之名予也不賢於愚與浯乎或曰自有是莊以來地未始改也而地之主屢易知而可數者數人而不知者不可以縷數也百世之後安知斯名之不改歟予曰子何不

達之甚也栁子之愚元子之浯一旦易萬古之名而猶不可改今予仍舊而名不加惡且與鄉人共之孰為而改之哉若夫土地溪山之所有予尚不敢保而况子子孫乎人得之而人予之是莊固猶予也遂為之記

墓誌表狀碑

衢州府知府蔡公墓誌銘

公諱敞字士弘别號毅齋其先蘇之崑山人國初大父子真以金工隷内府徙籍應天太宗皇帝遷都北京遂

居宛平子真生禧禧生公公幼孤貧力學充順天府學弟子員貢入太學成化改元修英宗實録擇善楷書者公在選中實録成授中書舍人秩滿陞工部都水司主事承部檄浚漕河疏隍渠事事皆有法楊村獨流地產葦民分占為業而官税其十之三後漸為世家所據民失業而税如故公為疏請還之雖諠謗不恤進營繕員外郎脩築京通二倉先是法司送徒供役徒多亡因取直募傭其貧不能出直與遠不及輸者悉繫於獄往往瘐

死公白於上官寛其禁貧甚者則以十人為一火火設一人守之朝出作暮而歸徒得不死亦不亡用是有能官聲陞衢州知府在衢惠政尤多遇大旱公齋沐禱於土神為文自責雨尋降公循行被災之邑發粟賑窮乏且為白藩省免田租時中官守浙者索供奉禽鳥花木於郡邑公辭以民飢且亡所於取中官素賢公遂不復責弘治初考察天下百官臧否御史以公舉止迂緩意其慢已遂以衰老黜公公治裝將歸時有訴不平於上

者首舉公為言上命侍郎彭公韶覈之復留公公自念為後進所侮又耻於變情徇勢遂固求致仕得俞旨即日浩然去郡公性友愛二兄繼歿事長嫂姚甚謹事必諮而後行仲兄遺二子皆幼公長育之教誨如已子人至不能識其為姪焉公少嘗遇異人傳秘術醫藥卜筮皆有奇驗謝事後閉門不出然或有疾就醫及持龜繇問吉凶者未嘗拒之蓋不欲以老與貴變其初公卒之先二日其子將有所適公止之曰爾無行吾將行矣及

期端坐而逝人或以為公蓋有所得云公生於洪熈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卒於弘治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壽七十六歲配朱氏有賢行子二人長曰桂芳禮部鑄印局儒士先公卒次曰玉美卜以九月二十二日葬公於都城東八里莊新阡以桂芳祔玉美先事持代府教授仇東之狀來乞銘銘曰矯矯蔡公行不茍同匪曰立異惟義之從一為刺史視民如子匪民是私惟職如是致政而歸一室是依豈公好獨世與公違公富且壽實天

之祐亦豈私公惟德之茂峨峨新阡既固既堅無毀無傷百千萬年

梅軒處士任公墓誌銘

梅軒處士以弘治六年某月某日卒於家其子泥於陰陽忌禁之說八年而後克葬葬有日以狀來乞銘按狀任氏宜興故族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世以孝弟力田聞處士繼承弗怠父嘗有危疾醫不能療處士沐浴一室中夜四鼓起拜北斗下且泣且呼求以身代因封

股為粥糜以進父疾尋愈而家人無知者既而創巨痛深幾於斃妻子始知之猶戒勿言後寖聞於鄉鄉老欲言有司旌其門閭處士曰吾無是縱有之亦何足以聞遂止邑嘗有能令繩下太急姦民誣以賍賄事連處士或勸其舁疾往冀得自脫處士毅然曰若然誰為吾令雪其誣者遂就逮反復證辯御史怒不即承搒掠甚慘肢體無完膚終不改易一言御史悟事乃得白令德處士思有以報之而處士終不往見人以是益賢處士處

士諱某字某生於某年月日距卒得壽若干歲娶某氏繼娶某氏子男五人長曰某處士歿後五年而卒次曰某曰某曰某早卒曰某實子壻女一人適某人處士美丰姿鬚長尺餘望之如神仙中人與人談笑風流醞藉無貴賤皆得其歡心家產素饒歲入以百千計而處士周貧恤匱且好延賓客人有求無弗應者以是卒之日無餘財焉處士善行可述者尚多然行莫大於忠孝而人之所以重處士者亦在於是子故以是銘銘曰吾親兮

可生吾生兮可輕吾不恤乎殘形而又奚心於近名事官長兮如父如兄父兄含宽兮吾子弟其何以寧雖一日少辱兮而終身則有餘榮身屢斃而不斃盖有護於㝠㝠嗚呼忠孝之道通於神明鄉有若人吾當作銘

明故廣西左叅政致仕周公合塟墓誌銘

公諱源字本清别號直齋周氏為武昌著姓其先有諱壽者仕元為翰林直學士曾祖諱仲彰隱居不仕祖諱縉永清典史太宗文皇帝靖難兵起永清公佩印南奔

將他圖事泄械送京師上義之貸其死謫戍興州父諱瓛以公貴封監察御史沒贈知府母邵氏繼母張氏俱贈恭人公少莊重喜讀書弱冠遊邑庠益親師友勤學問遂有聲塲屋中景泰元年湖廣鄉試卒業太學拜山東道監察御史恒以别白邪正為心每言小人過雖小當遏其微君子不幸而有詿誤不可以不拯捄議者謂識大體未幾奉勅清理河南軍政時姦弊多吏不能革有養乞免補籍伍指同名以覬免役者公悉為正之成

化丙戌巡按貴州舉廉黜貪有大吏為劾去卒無怨言金竹安撫司安撫金澄為叔鐸所鴆其繼母王氏發之鐸遂誣王與澄亂且云有娠王不勝拷掠竟誣服禁踰年無驗公至為直其寃乃寘鐸於法丁亥丁外艱服闋上命公賑濟大興等縣所活民以萬計招撫流亡三千餘家適揚州守缺吏部以揚南北要衝苦役繁且值歲飢民不能堪遂奏公補之公規畫有方供費不缺而民不知勞時有鹽商曹隆買妾揚氏揚攜韓氏兒祥依隆

居祥長誘隆子玘至野外殺之因誣其仇張浚潛入城濠洗血匿刀水中邏者縛以見公祥以刀未獲不即承公臨濠上忽有飛鷹墮水中公曰刀在是矣令人沒水取之祥遂引服興化有婦人張氏殺其夫朱普普家不知其鄰周坦知之婦遂訟坦殺夫繫數年不決公得其狀出坦公在揚所斷疑獄如此類者甚衆不能一一記也丁酉以內艱去位服闋改臨江府臨江民好訟株連蔓引動千百人比揚尤號難治公聽決如流獄無滯囚

甲辰陞廣西左叅政分守柳州柳之都指揮王英暴且貪士卒不勝擾譁而出城幾欲為變公聞之急馳至諭以禍福遣歸營且劾英罪卒乃聽命丙午公年滿七十謝政歸鄉里日與故舊飲酒哦詩為樂有語州郡短長者輙不應弘治癸亥二月八日以疾卒於家春秋八十有七夫人嚴氏勤儉孝慈德足以配公先公八年卒塟於洪鄉蓮華山之原子男一人曰佐上林苑蕃育署丞娶王氏女二人長適劉淵次適錢奎孫男四人曰楷模

楫柷楷楫皆邑庠生楷尤敏而有文孫女一人聘王庭梅魯孫男三人曰時舉時雍時登曾孫女二人公平居謹厚退然若不能言及居官臨事則精明果斷吏不能欺勢不能屈而其要卒歸於仁厚與人交一以至誠未嘗為遊詞偽色雖奴隷之賤與其語惟恐傷之故見之者皆怡然無不滿之色卒之日聞者莫不流涕焉嗚呼公可謂鉅人長者矣今佐以卒之年其月其日啟嚴夫人之封奉合塟遣楷以狀來乞銘予與佐少同筆硯予友王

君廷輔其表姪也又數數為予道公之詳予雖不獲拜公不可謂不知公者乃為之銘銘曰允矣周公豈弟君子一物之傷實公所恥公為御史溆慝是甄匪徒癉惡以保善人守郡佐藩循良益著疲氓既安要囚斯録待人以恕處己則方為民作則為吏立防天錫公禄復假公壽豈公是私惟德之茂民懐公惠復畏公威豈公有求惟德之歸蓮華其原洪道其鄉萬世之澤刻銘同藏

明故陽城訓導田公墓誌銘

陽城訓導致仕田公卒於家其子南京監察御史登聞訃哀號擗踊不能勝既又念其墓無埋文無以垂諸永久揮涕掩泣自為事狀介予同年友刑部郎中劉景祥員外郎馮秀夫來乞銘于予按狀公諱銘字克善號警齋其先平陽洪洞人元季兵起曾祖仲寬年方髫齔隨鄉人避亂兖之武城為莊氏贅婿因占籍焉仲寬有子四人其長曰某某生剛早卒卒後六月而公始生大母蔡母韓憐之撫視甚至一舉動惟恐其或勞公自以幼孤

思自樹立讀書嗜學不煩程督稍長補邑庠弟子員屢試場屋不利有司成化甲辰膺貢入京授陽城訓導及登登甲科拜縣令駸駸顯榮遂絶意仕進乞歸鄉里公之初至陽城也學政弛廢士習日趨於簡陋公嚴立條教日夜訓勵不怠諸生初以為煩既而翕然嚮服更相語曰是賢師於我有益何忍背邪有弗率教者衆共責之於是士習為之丕變及其歸諸生依依不忍别載酒殽餞數十里外臨去有泣下者嗚呼此豈可以聲音笑貌

為哉公教人以誠内外一致而又能以身先之其所感
者深矣登為縣令數致書戒以居官守身之法及為御
史便道拜公於家公曰是官職難盡古有所謂天子御
史其庶幾乎爾能不負朝廷斯不負所生登受教南來
月餘而公之訃至實弘治甲子四月八日也公生於正
統庚申某月日距卒享年六十有五娶陳氏子男七人
長即登次耘義官次佃次里次界次畸邑庠生次畛女
二人俱適同里名家今卜以某年月日塟於武城之城

北從先兆也田之姓始於陳公子完避難如齊以陳為田或云食采於田子孫因以為氏傳九世至和遂受命為齊侯後秦滅齊田氏散處其國不去漢興徙諸田于長陵故田氏在長安為多自漢至宋上下千四百年代有顯人不知何時始徙平陽平陽去長安不甚遠今又自平陽徙兗兗魯地也齊魯境接豈田氏子孫不忘其本而天亦有以相之歟銘曰田室于姜鳳鳴鏘鏘橫惟死義不侯以王一言取相富民之長卓哉弘正籍土歸

唐錫居諫議直名斯揚高風凜凜後先相望有元不顯
惡彼冠裳甘貧與賤吾道奚傷自晉徂魯啟居不遑豈
敢徼福以邇舊疆惟公克立於前有光天啟諸田後世
其昌公侯復始惟數之常有如不信視此銘章

勿齋先生墓表

先生姓林氏諱智字若愚别號勿齋裔出唐邵州刺史
藴之後世居莆田曾祖崇祖實父德如皆隱居不仕先
生生三年母陳氏歿又五年德如翁亦歿繼母鄭氏憐而

撫之甚慈少長出從里儒受尚書習舉子業尋補縣學生正統甲子中福建鄉試戊辰中會試乙榜授宜興訓導至則嚴立條教課諸生以讀書作文之法俾各有所依循昧爽具衣冠張燭坐堂上琅琅誦詩書比諸生已乃取古法書臨摸之至數百字手倦則復誦讀如其初諸生始以為倡導適然耳既而日以為常雖寒暑風雨不少弛懈人人飭礪以率教為榮以違教為辱士習一變先生身教然也秩滿陞銅梁教諭未幾丁繼母憂除

服復除宜興宜興前所德先生之教者喜出望外益踴躍卒業至名不係學籍亦願就學者常數十人先生亦納教之俾同諸生講説名聲藉甚提學御史陳公選舉先生自代吏部雖不能用猶以是故於先生謁選之日擬陞縣令先生聞而謂人曰當道宜用人所長其將老矣安能舍詩書而事簿書哉倘未欲棄其以校官終身足矣崑山葉文莊公時為吏部侍郎遂授先生蘇州府學教授先生至蘇學其學與斆無異宜興時九載如一

日諸生始若不能堪久而服其教化及其致仕而去猶追思之先生前後為校官二十七年皆在江南而四方縉紳多聞之故每當大比之年藩省爭先禮聘焉先生嘗考浙江者一考江西者再以疾以老辭而不赴者猶多浙江江西所取多知名士故尤號有識鑒云先生性至孝常痛父母蚤世每春秋時節祭祀嗚咽流涕者竟日祖廟故卑隘撤而新之加宏敞焉且增祀田若干畝婦翁趙立歿而無嗣先生為之經紀其喪得不暴露塲陳

元幼孤先生携之官教育之與羣兒等既長復為之娶婦乃遣之歸其他周貧賑乏重信義事多類此此其著者耳生宣德丁酉六月十日以弘治甲寅正月五日卒享年七十有八今以其年其月其日塟於其原娶其氏子男八人曰峦岳嵒嶅岙峈岫崑峦早卒岳陰陽正術峈岫崑皆郡學生女二人長適朱謙次適王仕器孫男女二十七人曾孫四人嗚呼先生之德之學莆人知之蘇人知之予宜興之人知之豈待表而後見然天下不

可以莆與蘇與宜興槩也而能盡知乎況數世之下又有可傳者哉是固門下之士所共憫而憂者其在門下受教為最先故為之表而不能讓焉

南京兵部車駕丁郎中墓表

弘治癸丑六月南京兵部車駕郎中六安丁公移疾還家舟至桃城鎮而卒時八月一日也其子磦等奉喪歸塟乃持監察御史姚維祺事狀詣予拜且泣曰先子之藏少宗伯紫巖馬先生幸賜之銘而墓碣未刻不肖孤

敢布其哀懇丙午鄉薦先子實忝從先生後有同年之雅今日先子之歿先生其忍不賜一言以寵綏先子於地下乎予義不獲辭遂諾之按狀公諱佩字大用姓丁氏世居蘇之長洲大父興始徙六安興生文號朴菴家溶溪貲產日裕以公貴封南京刑部主事朴菴生公公少穎敏數歲即知趨學日誦數千言及長博涉羣書為文下筆立就一時諸老先生皆自以為不及成化間今都察院左都御史浮梁戴公為御史提學南畿號知人

既歷試江南北十三府之士最其能者十人榜於通衢以勵諸士子後十人者皆相繼登甲科公其一也弘治庚戌公中狀元錢福榜進士拜刑部山東司主事丙辰丁父憂服除改兵部武庫司陞武選員外郎尋陞車駕郎中所至皆克舉職公在刑部聽斷精詳不専事鞭箠因有久繫於獄者更數司問不决尚書改命公公一言决之尚書以為能由是凡鞫問者必屬公羣因亦頗聽於公時有同産兄弟訟産公諭之曰汝年幾何曰幾六十

矣曰有子乎曰無曰欲誰遺乎古人謂難得者兄弟今汝以垂老之年爭産以遺他人而傷骨肉乎兄弟皆感泣求去其在車駕凡驛傳廐牧之政處之各有條理雖權貴人例外欲起一舟一騎皆不可得可得者其人雖賤微即與之不靳亦不過為矯激以干名凡六部諸司事多決扵郎中惟刑部員外郎以下各得分理故公在車駕武選事不多見然當時大司馬青谿倪公御下如束濕一時僚屬見之恒惴惴而退不能盡所欲言惟公白

事不直不已俔始知禮重凡事必任公其才於是亦可見矣公居官事暇輙讀書手未嘗釋卷雖病亦然所著有養浩遺稿藏於家又善啟廸後進門下成名者甚衆若進士潘鏜高江皆高第弟子也配某氏封安人先公九年卒子男三人曰磦曰礦曰碱女一人尚幼孫男三人曰鈇曰鉞曰鈿公生於正統丁夘距卒享年五十有七葬以卒之年十一月七日墓在城東連城坂之原嗚呼公之才無所施而不可大而公卿次而牧伯皆優為之

而年不及中壽官止於五品卒不得究其所施可勝惜哉然世之人有居髙位而不能有所建立死之日無得而稱焉又有豪傑之士沉匿下位或老死不霑一命雖有所緼而無所施則亦終於無聞今公居刑部而羣囚願聽於公居兵部而權貴不能屈且為長上所禮重此宜有以表見於世也予特書之以慰其子之心并以昭示其鄉人云

故光禄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

蓋殿大學士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文靖徐公行

狀

公諱溥字時用姓徐氏别號謙齋常之宜興人世有隱德曾祖福當元季兵亂於所居溪上為長筏夜以濟避亂者人多德之祖鑑瓊州太守能不鄙夷其民有惠政民為立祠以祀父漁隱先生孝義尤著鄉人稱為厚德長者事具彭文憲公所著墓誌公其冡子也為兒時已卓然成人羣兒在側不敢為褻語嬉戲少長從里師游

嘗取經典法言為一冊題曰聖賢要語藏夾袋中以自警里師疑為玩具逼而觀之乃大驚因辭於漁隱先生曰吾不能為令子師矣一日舅氏從外來稱他子弟善歌以詫公公曰歌曲能顯親揚名乎若其所願則異於是景泰庚午以書經中應天鄉試會試下第益肆力於學至忘寢食寒暑遂成痞疾漁隱先生憂之與同卧起公猶暗誦舊習不輟甲戌中進士第二名授翰林院編修以舊疾作謁告歸天順丁丑英廟復辟選東宮僚屬

公兼司經局校書甲申憲宗登極陞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充經筵講官預修英廟實録丁亥清武職誥黄辛卯丁外艱特遣官賜祭服闋陞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講學士乙未典禮部會試丁酉丁內艱賜白金楮幣及祭塟服闋陞太常卿兼翰林院學士辛丑再典會試陞禮部左侍郎甲辰上以山陜旱荒遣祀中鎮西海河瀆諸神公奉事惟謹所至雨輒應丙午改吏部甄别人物賢否以佐銓政一時人咸服其公明憲廟末年東

宮舊臣多為卿相雖蒙上眷而為當道所忌獨未大拜今上即位始與洛陽劉公同日入内閣陞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與論翕然弘治庚戌復典會試辛亥憲廟實錄成公以總裁官陞太子太傅户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賜白金文綺襲衣廄馬甲寅陞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丁巳公以年滿七十乞致仕上固留公仍令風雨大寒暑免朝戊午陞光禄大夫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未幾以目疾求去上以公累朝

舊德方隆倚任屢詔慰留遣醫診視中使賜羊酒米菜諸物最後辭益懇切乃得俞旨賜勅給驛又賜襲衣白金寶鈔仍遣官護送以歸令有司月給米五石歲撥輿隷八人官其一孫為中書舍人又一年薨于正寢實弘治十二年九月十一日也壽七十二訃聞上感悼不已輟視朝一日贈特進左柱國太師謚文靖遣行人諭祭者九命有司營塋事恩禮有加焉公娶杜氏繼李氏俱贈一品夫人子男四人長曰元楷遇例為浙江都指揮

同知次曰元栻次曰元相承事郎次曰元槩中書舍人元栻元槩俱早卒女一人適通政司知事張邦祥孫男八人長文煥中書舍人次文燦文熺文烱文熖文燀餘未名女五人曽孫男一人公德性凝重度量宏遠自少負公輔之望在內閣十年餘以仁厚養國體以名節勵士風匡救將順恒以正君德為先其所謀議必欲慎守成法或勸其有所建白公曰國家法度皆我祖宗神謀廟筭其所以惠元元者甚備患在不能守耳豈宜更張

今上初即位止貢獻罷工役黜異端屏憸邪登用老成一時善政傾動天下耳目雖出宸衷獨斷而公贊相弼成之功居多時有大臣罷廢家居者畵緣謀復起公力持其議不得行占城奏安南侵小乞命官往問罪公亟疏止之至於薦拔人才常若不及一善一能無所遺棄或有過誤曲為掩護惟恐不為完人嘗曰天之生才甚難以微瑕而遽棄之吾不忍也其進退黜陟惟視輿論為權度不以親疎遠近貳其心以故終始完節人無間

言公前後三主禮闈所得多天下名士公未去位時已多躋顯位餘姚謝公則與公同陞内閣矣其在經筵每過古先治亂興衰之事敷陳明達而又進止從容悉中矩度以故上多嘉納焉公居家孝友事親能養志杜夫人父老且貧公製一衣進漁隱先生請自以意遺之其不敢自專如此闇漁隱先生有疾日夜涕泣以不得躬親湯藥為恨及卒哀毁過禮廬墓者三年其喪何夫人亦如之有白鳩白鴈之瑞人以為孝感所致公自奉薄

甚厨饌隨所有具非祭祀賓客未嘗殺一牲至周卹施予則不少靳惜故舊貧乏不振者經紀不啻己事尤好表章先賢邑人吳尚書友雲洪武初死事雲南事久湮沒公致書守臣請賜贈謚祀享又裒集諸名公詩為忠節錄以傳於世初入官即分俸以贍族人及在内閣乃買腴田千畝為義莊又立條約為永久計上嘉其義特命蠲其徭役公學問純正為文詞必根理道恥雕琢所著有謙齋稿若干卷藏於家夫卿相之能否必徵於世

而後見公周慎謙抑對賓客子弟言未嘗及禁密事故凡所以論議於上前者皆不得聞而儼之愚昧又不足以知公謹述人所共聞見者為狀不能詳也然即其世考之則君德清明賢士滿朝百姓安樂四夷賓服公之勲業豈終不可得而見哉伏惟立言大君子採而擇焉

易守戴君去思碑

守令民之父母凡人於父母未有遠去而不思者是則守令去而民思之亦情之所必至耳何足疑乎盖自三

代以降民心之澆漓非一日矣守令又不能愛民如子徒以苛察相高智欲示其難測威欲成其不撓甚者嚴刑酷罰視民如草菅故其民視之亦如鬼蜮惟恐去之不速尚何思之有乎苟既去之後而能致民之思則其化之入於人者深矣是豈易得哉吾友戴君遜之由丙辰進士守易五年陞南京户部員外郎易之民思之不置茂山衛指揮王元振庠生某最其政績為書走數千里徵文以垂無極遜之聞而抑之逾年請益堅曰非此

無以慰易人之思且托鴻臚丁君應韶助為之請子聞易在畿内西當兵衝最為繁劇他守日不暇給而遜之為之綽有餘力部使者交章薦之始下車即興學校凡殿廡齋舍泡湢為之一新買書數千卷其中政暇則與士子講義理縱民吏觀聽又為教十六條俾村社朝夕張施講說民心大悦弘治戊午己未連歲旱五穀不登遜之以州有積粟萬餘石乃倣古常平之法減價以糶部使者下其法于所屬六府民得不飢死州治之南有河

廣若干尺以受西北大寧窮獨諸山之水水暴至則泛溢四出壞禾稼民甚苦之遜之為築長堤七百餘丈以遏横流由是瀕河之田歲無水患又旁郡有賊數十人入其境白晝剽刼遜之率義勇百餘往與賊逆戰賊敗登髙以瓦石投人人莫敢近遜之命人持一炬負版造其下縱火焚之賊復下戰遜射殺其魁餘遁縛以降其大者如此其小者固可知也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傳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若遜之者非公好惡而能豈弟者歟今易民之思遜之是思其父母非思守也建亭立石昭示無極此易民事耳遜之豈能終抑之哉昔者東漢何武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范史紀之今遜之之政若是其著而去後又能致民之思是加武一等矣又何暇論世俗庸民之吏哉予故書之以勵後

像賛祭文

白秉德小像賛

此怡靜學士先生釋褐時小像吳小仙偉之所貌也先生以成化甲辰進士及第至是已二十一年矣偉見先生於二十年之後而欲追貌二十年之前之容不亦難乎然容貌歲有不同而骨骼一定不易則偉之所貌亦得其髣髴矣夫偉能貌之而不能知予能知之而不能言曷為而不能言言之不工不足以取信後世猶不言也雖然其視畫史固有間矣昔者司馬遷贊留侯徵諸圖畫必以當時文字無傳也使予言若傳千歲之後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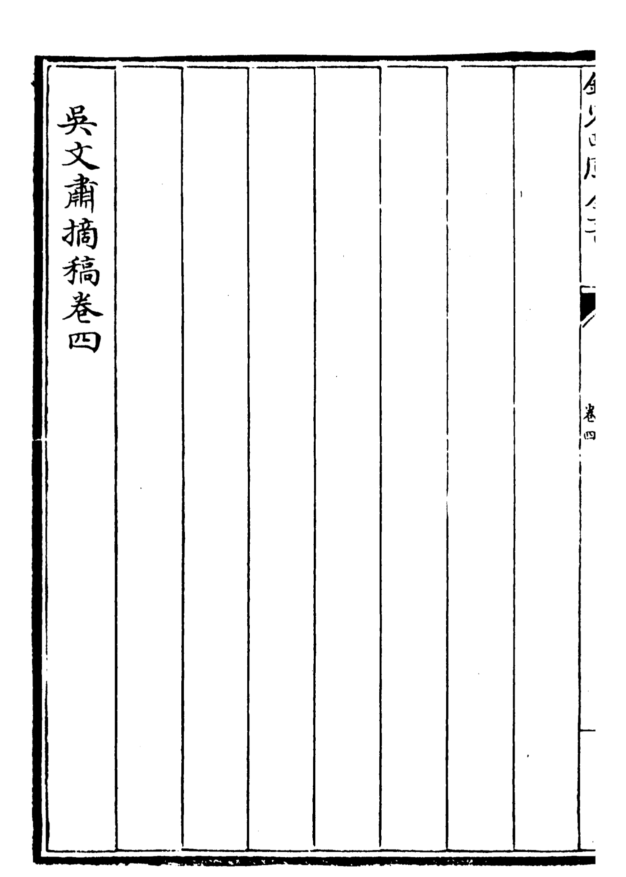
史者其肯徒取徵於偉哉贊曰偉乎其容鵠停鷺峙卓乎其行準趨繩履才之充也策萬言而不窮器之宏也魁多士而弗喜珠出蜯而韜光劒出匣而加砥英聲四馳天下傾耳道德文章人悉謂有開其先公卿宰輔予則言兹惟其始是以不待論思非扉而已知為聖世之名臣不待紬書東觀而已識為今日之良史矣

祭舅氏徐太師文靖公文

成化己丑公歸省親我始拜公於水之濱公曰我甥我

弟之子汝能有成我弟不死予受公言夙夜不忘何時克立於母有光後十七年予始登第釋褐之初公笑而喜公戲謂我汝欲何官煩簡大小擇汝所安我欲盡言懼拂公意再拜對公以仲子志宰相用人如匠擇木惟才是問不問所欲公喜謂我汝誠吾甥汝年尚少汝言老成既官翰林日侍公側以聆教誨以覜道德弘治戊午公欲致仕三疏乞歸始得俞旨皇帝若曰是惟元臣歷事四朝始終一心今焉歸老道途千里保護維持

孰可送爾乃命小臣護公東歸公既至家笑言嘻嘻我
别公去實違杖屨未及七月乃聞公訃為位哭公我命之
窮孰消我吝孰發我蒙斂不摩棺窆不執紼地阻職拘
我心鬱鬱賴公餘休遷秩南來拜公之墓我心實哀感
公之恩言不能道心公之心庶幾可報尚饗



吳文肅摘稿卷四